

中国最新动物小说



鹰王

YING WANG

◎ 尚显志 著





肖显志,辽宁省昌图县人,1954年9月24日生。1972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连载长篇小说、童话《土屋》、《少年铁血敢死队》、《虎王》、《冻土惊蛰》等图书12部,于国内外上百家报刊杂志发表各类体裁作品数百篇(首),广播剧、电视剧112部(集),计340余万字。获过“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大奖”等省级以上文学奖励30余项。作品多篇被收入各种选刊、选集,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连环画。1995年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

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理事,铁岭市作家协会秘书长。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只生活在东北的金雕从幼年到成为鹰王的艰难、坎坷经历。

雏雕“金头”还没等出窝，爸爸妈妈就被人猎杀了，它也被逮住了。金头挣破束缚，飞上蓝天。然而，从这一刻起便意味着它独立生活的开始。由于它不会捕食和没有生存经验，险些被老狼吃掉，又被乌鸦围攻，还败在野兔的爪下，陷入困苦的境地，挫折使金头发愤学习生存的本领。它以让人难以相信的毅力，练就了铁一样的翅膀、锋利的铁爪、钢锥样的嘴和坚强的意志。金头有了过硬的本领，便教训了野兔，痛击了乌鸦，抓死了野猪，驱除了入侵的大金雕和虎头海雕，击倒了大黑熊，最后打败了围攻它的狼群。同时，也抓死了与它争夺领地的鹞鹰，成为一个威风凛凛的鹰王。

小说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笔法，以“关东硬派”风格，刻画了一个鹰王成长的艰难历程，所描述的故事险象环生，扣人心弦，生动地展现了金雕与其它野兽、与大自然，也与自己顽强搏击的形象，会促使读者增长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勇于生存的信心和力量。

动物小说：人间的延伸

——序《中国最新动物小说》

曹文轩

--

在广义上讲，人也是动物——是动物的一种。由于若干复杂的甚至是不可解释的原因，人这个种，变得高度发达与智慧，人有了其它动物所不具备的东西。此时，人不屑于再与动物为伍了，而将自己看成是与动物完全不同的物种，并与动物对立起来。“人”这一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人意识到人是高贵的物种，是凌驾于一切动物之上的。于是，“动物”这一概念就有了一个狭义上的理解：相对于“人”的物种。人在潜意识中不再愿意从广义上来谈动物，而只愿意从狭义上来谈动物，因为这时，人会在心理上得到种种的优越感。人甚

至在后来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广义上的动物，并且将动物看成是一种完全与人不可同日而语、不可相提并论的低下而卑微的生命。当人看到同类有某种恶习或有某种愚蠢行为时，就会用蔑视的口吻说：“一群动物！”在这里，动物或者说动物性，居然成了人嘲弄和作践的对象。

人类固然高于一般动物（就这一点，也未必不是一个疑问），但人类无法否认与动物的亲缘关系。人虽然与动物早在很多年前就已分道扬镳，但人类至今也未能割断与动物的亲缘关系。事实倒是——如果我们去作仔细的观察——在人类身上还留有明显的动物痕迹，人与动物的分界远不像人自己所觉得的那么泾渭分明、不可逾越。心理学家们（如荣格）认为，在现今人类的记忆中，存有许多人类的动物祖先的记忆。我们对事物的印象，我们的种种感觉，并非是人类在成为所谓人的时候才有的，而是在人类还混同于一般动物时就有了。这一切不可割舍地沉入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根本无法摆脱物种的历史。为了更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心理学家们还观察了儿童。这时，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人所具备的若干动物特征与特性。

人将自己与动物截然分开，是十八、十九世纪理性主义过度张扬的结果。理性主义一方面使

人类看到了自己的非同寻常之处，从而使人类变得格外自觉并强化了自我进化的意识，从而大步走向了文明，一方面又使人类陷入了自恋、自负的情结，使人类与整个世界疏远，以至对立，成为孤独的物种。这种高度张扬的理性主义，损害了物种之间的和谐，损害了世界的整体性。共生共灭之意识的淡化乃至缺失，加之人性恶在新的环境中的发展，使人类对除自身以外的物种，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或敌对不容的态度。这一切又借助于人类的智慧与才能，变成了不可约束的破坏欲望与虐杀行为。漫长岁月流逝之后，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人类在今天突然感到了一种自灭自绝于世界之后从未有过的大恐慌：由于人的行为而带来的世界整体性的消失，使世界失去了必要的和谐与美好的浑沌，失去了万种生命相融为一、欣欣向荣的景象；日益紧张的关系，使一些物种在退化、衰竭乃至彻底地绝种。人类突然有了一种不寒而栗的念头：当一切都不复存在，人类还有存在的可能吗？即便可以存在，还能有存在的乐趣吗？在不期而然的无底的单调与孤独中又如何坚持得住？反省之中的人类重又渴望小鸟如飞临青枝一般飞临肩头歌唱、与鹿共饮一泓清水甚至是与狼共舞于荒漠沙丘的往日时光。

其实，当今人类对自己过于谴责倒也没有必

要。因为，在此之前，人类也并未完全泯灭人性。动物小说的不断写就与被广泛阅读就是一个证明。它显示了人类无论是在潜意识之中还是在清醒的意识之中，都未完全失去对人类以外的世界的注意与重视。那些有声有色的、富有感情、情趣与美感甚至让人惊心动魄的文字，既显示了人类依然保存着的一份天性，又帮助人类固定住了人本是自然之子，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员，并且是无特权的一员的记忆。

动物小说帮助人类建立了更广泛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不仅仅表现在人类自身的世界，还表现在人类以外一个更广泛的物种世界。

二

动物小说之所以能够作为小说的一种样式存在，并且越来越牢固地成为不可替代的一支，是因为这种小说能够给予我们特殊的精神价值。

对动物世界的描绘与揭示，将会使我们看到似乎是动物世界特有的而实际上是很普遍的生命存在的形式。这一切，像一面镜子，使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在某些方面的相似，看到了整个世界的基本法则。动物世界是对人类社会的一个印证。我们之所以喜爱阅读动物小说，正是因为它给了我们种种启示。而

这种种启示，因为是来自于人类社会以外，反而会格外鲜明、强烈与深刻。动物世界的强者生存的原则，将会使我们领略到生存的严酷性；动物世界的原始冲动与生命的坚韧，将会使因为现代文明而变得缺乏血色与激情的我们受到感染与激励；动物世界的纯真、毫无做作与虚伪的品性，将会使已失去这些品性的我们在感到汗颜、无地自容的同时而重新向往这些品性；由描绘动物世界带来的对博大的自然界的描绘，将会使我们重温大自然的壮烈与温情，并得到精神的洗礼与种种审美享受。

动物小说的意义远不止这些——这些甚至不是主要的意义——主要的意义可能是它使诸种人间主题处在一种新的境况之中，从而使这些主题得到了新的拓展。

人类社会除了有种种动物世界中存有的主题之外，它确实存有它特殊的主题，而且这些主题还是大量的。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动物世界的主题（如以上所说的那些主题），几乎是恒定不变的，有史以来，便是如此，且永远面临；然而，人类社会却会因为它的不断运行而不断出现新的主题。当阶级出现时，便有了阶级压迫，也便有了暴力与革命；当官僚机构形成、僵化与堕落时，便有了官僚主义，也便有了反官僚主义乃

至推翻孽生官僚主义机制的强烈动机；日益现代化的社会，却使人感到精神世界的荒芜与前途的黯淡，现代人类社会有了许多从前的人类社会所没有的情绪与感觉……人类社会有它特定的主题，并且是层出不穷的。

文学要表现这些主题——文学一直在不断地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在表现这些主题。但是文学不断感到将这些人间主题放在人间的境况中直接进行表现，常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文学艺术中的变形处置，就是因那时常产生的不尽人意之感而导致的。虽然还是在人间，但这个人间已非本来的人间，它被改造与重组，甚至是被假定了。但变形处置，并未使文学家艺术家们从此就觉得在表现一切人间主题时尽如人意了。于是，他们将种种难以表现或在表现时有诸多不便的人间主题迁移到人间以外的世界：魔幻世界、科幻世界……而动物世界是文学家艺术家普遍看好的世界。

动物小说表现得更多的是一些人间主题。小说家们借这方世界，将这些人间主题完美而到位地揭示了出来。在这个以雄狮、巨象、飞鸟乃至爬虫组成的世界中，小说家们充分利用在表现这些主题时应有的张力，根据自己所希望的来设定形象、形象的性格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些形象所组成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将这个世界看成

是人间的延伸。这套名为《中国最新动物小说》的丛书中的苍狼、母象、秃尾狮王、鹰、猿、响尾蛇等，其实都是各种人物的化身。

通过实践，小说家们发现，许多人间主题倘若还放在人间那种司空见惯的情景中表现，则显得苍白无力，而一旦放在动物世界中表现，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揭示。他们还时常于暗中窃喜：一些由于政治的忌讳、专制的禁令以及其它种种原因而不能放在人间表现的人间主题，借着动物世界的掩护，不留口实地得到了确切而透彻的表现，从而了却了作家们的一份心愿，完成了文学应有的庄严而神圣的使命。

三

无疑，这个世界是假设的。

这个世界部分是真实的，而绝大部分是虚假的。它是小说家们想象的产物。这里所发生的母象壮烈断牙的故事、秃尾狮王英雄一世与猿群晨歌却招来恶豹窥视与捕食的故事，都是赤裸裸的“无稽之谈”。

然而，人们宁愿去相信这些“无稽之谈”，而不愿去亲近平庸的真实。文学之所以被人们创造出来又被人们作为永久性的选择，就正在于它满足了人们愿意沉醉于虚幻世界的欲望。客观世界

本已足够丰富了，然而，人们仍然不能满足。人们在利用造物主恩赐的幻想和创造力，进行着一个无边的虚无世界的创造。这个世界在当他们面对现实感到百无聊赖之时，给了他们无穷无尽的新颖景观和荡彻全身的愉悦。这个世界是他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的补充与延展。它使人们感到了真正的富有，因为它可以无限地被创造。

动物小说一直在进行着创造。

创造这个世界并无一定的法则，创造什么与如何创造都是高度自由的。目的只有一个：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与种种合理的欲望。高度的自由，给创造者带来了极大的创造快意。他们在这里大试幻想和创造力，去想象一只鹰在天空翱翔以及与野兽搏击的情景，或去想象一只遍体鳞伤的狼如何重整旗鼓一举夺得王位的情景。眼见着眼见着，这个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富有魅力，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沉浸到了一种职业的快感之中。在其乐无穷的创造中他们得到了安慰：我们这些世界上的贫者甚至是寒酸的贫者，实是世界上的幸福之人、百万富翁。

动物小说的创造必将是无休止的。

1996年11月1日于北大燕北园

目 录

动物小说：人间的延伸（序） 曹文轩

引 子	1
一 家园在哪里	6
二 禿尾巴老狼	13
三 乌鸦军团	22
四 钢筋铁翼	34
五 败给野兔	41
六 驱除入侵者	48
七 咆哮的森林	63

八	痛击乌鸦	71
九	老狼的陷阱	81
十	黑熊倒下了	92
十一	横空驰骋	102
十二	炮烟雪	109
揭示动物的内心世界 (代后记)		121

引子

漆黑，完全是漆黑。就是在最黑的夜也会有一丝一点的亮光啊！它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漆黑。

虽然它那如同铁锥般的嘴被牛皮箍套着，它还是尽力在狭窄的空间里弯曲着脖子，在漆黑中一下一下地啄着捆在爪上的绳索。

“砰！砰！”

它的耳边还回荡着那两声凄厉的鸣响，撕心裂肺……于黑暗中它分明看到父亲身子一颤，母亲的身子也一颤，接着就栽下悬崖，缓缓地坠落，坠落……

刚刚啄壳六十天的它，在崖巢里举起犀利的目光扫到了崖下的人，是他们杀死了父亲和母亲！

它双爪一缩，身子一蹲，一纵，就像一块掷出去的石头，直扑崖下……

可是，它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它的尖嘴要啄到杀它父亲、母亲仇人当儿，一张软软的网裹住了它。

它扑打着翅膀，狠狠蹬着双爪，然而一切挣扎都失去了作用。它的嘴被人套住了，双翅、双爪被捆住了，接着就是漆黑一片……

终于，爪上的绳索啄开了。它试探着蹬了一下，爪子触到了光滑的塑料编织袋，就是装化肥、装农药的那种袋子。虽然它只要用铁钩般的爪子一蹬，就足以把薄薄的塑料编织袋子蹬破，但它没有，而是把头勾向双爪，用爪抓住嘴上的皮箍，狠狠一蹬，没掉，再蹬，皮箍就离开了它的嘴。

啊！它深深地喘了口气，但没叫出声来，因为翅膀根还被绳子紧紧绑着。它要啄开绳子，让翅膀像父亲、母亲那样，使劲一扇，就会把地面上奔跑的狼打翻。

后来，翅膀根处的绳子也啄开了。

它真想轻松畅快地大叫一声，可还是不能叫，它抑制住了自己。从父亲、母亲被击中坠落悬崖那一瞬间起，它就觉得自己突然间成熟了，再不是一只才六十天的金雕雏儿，而是一只地地道道的高山雄鹰。

“我是一只金雕，一只地地道道的高山雄鹰……”它虽然这么想着，可究竟天空是什么样子，它的翅膀还没有尝试过。于是，它在漆黑中想象着父亲、母亲飞翔的样子……

它蹲在悬崖凹槽的巢里，一天天一次次地看着父亲、母亲它们双爪用力一蹬，然后打开巨大的双翼，天空中就展开一片金色的云彩，在阳光里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哦！多么美丽的父亲，多么美丽的母亲哟！可它们死了，再也不能给我捕捉食物吃了……”它回忆着，回忆着就陷入了深深的悲伤，深深的悲伤又渐渐化作一股愤怒，愤怒化作一股仇恨，仇恨生出一股力量……

于是，它就对自己狠狠地发誓：“逃出去！逃出漆黑，逃向属于翅膀的天空。”

可惜的是它从出壳到现在还没有飞过，不知道飞是什么样子，它再次想象着父亲、母亲飞翔的样子。

“双爪用力一蹬……翅膀用力一展……”它默念着，默念着，憋足一口气，突然一声尖叫，双爪用力一蹬，翅膀用力一展，那个可怜的塑料编织袋子哧啦一声胀破了，在一瞬间破碎了。

“金头跑啦！”



当它蹬破漆黑的一刹那，听到了人的喊声。它这才知道自己叫“金头”。“为什么人要管我叫‘金头’呢？”它当然不明白，不过一会儿它就会明白的。

那么，我们就叫这只可爱的金雕为“金头”吧！